

後漢書

列傳

廿三



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上 後漢書三

蘇竟傳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

易為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

尚書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特與劉歆

等共典校書劉歆曰案郡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

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

回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

回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

後漢書

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

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待中數月以

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

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

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旨及三輔決錄並云竟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

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在

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走昔以摩研編削之

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

月也可音午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

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

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

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

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

伯曰晉陽且暮將拔之而襲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予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比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陳平知項王

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

後知羽必敗乃杖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南

延牙延岑字牙屈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

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先世數子

又何以加謂智果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以

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

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

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

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常世疑誤視聽或

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真

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天顧望目

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

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玄包幽室文隱事

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且火德承堯雖

昧必亮昧暗也堯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

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

雖乘閒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

滅非其效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軌莽首

三輔舊事曰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者也踟躕猶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

後漢書卷之七

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衣

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九星謂東方

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

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

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前書曰昂畢房前書曰昂畢

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為諸如

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

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曰

卯為房心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

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

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

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

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

有衆星曰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

天軍筭或作舛或躑躅帝宮帝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裴回謂

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

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

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

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劉放曰

案文壞當作誑誑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此論之天文安得

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

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立

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

為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

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

觀兵于孟津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

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申寅壬戌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

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

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

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七

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

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也託言發兵實避

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

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也德

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

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

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如何

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太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

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圖讖之占衆變

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

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

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

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

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以

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

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

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文持也左

宜密與太守劉君

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

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

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

于秦豈求報利

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

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

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

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

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

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

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

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

戒子統曰吾緜裘中

說文曰緜厚緜也緜音提

有先祖所

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

闕辭家從捷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

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益都耆舊傳曰統字

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都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列大旱統

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

求雨亦即降澍袁崧書曰統在縣休徵待序

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

句及內識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

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

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篤博後

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

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

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

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

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

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

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

太后從之星孛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

所言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識厚對

不合免歸袁崧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

合其旨復習業捷為不應列郡三公之命方正

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

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危春秋命歷序日四百

年之閒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

別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朱均注云五

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宜蠲法改憲之道明蠲

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寢述有詔太醫

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

特蒙引見訪以特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

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列大蝗疫

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

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擘求

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

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

人至冬承福殿灾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

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

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寔信侯李元

等構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後二年中常侍

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灾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闔宦專政言
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
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
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
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
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
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張稟王鰲校正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范曄 後漢書三十

郎顛傳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

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

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統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

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能

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奉音扶

安帝徵

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

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

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
日遣入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
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
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顓少傅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
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列郡
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
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詣闕拜章曰臣聞
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

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

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統管覽圖

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

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

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

具之聽温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思過念

咎務消祗悔九曰無祗悔元吉方今時俗奢

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

厚安上理入莫善於禮修禮遵約盖惟上興

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

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

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

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

災永建元年秋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

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

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

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官殿官府多所構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

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

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

篇以告前之今尚書盤夏后卑室盡力致美

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又魯人為長

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府閱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

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入

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

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
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
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
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替覽圖曰
日食之比陰
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
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
或從夜半或平曰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
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劉放日
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又曰賢德不用厥異
覆又陰字下合有也字

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

不用猶又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

節永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易繫辭
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

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

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

秋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
京房作
易飛候

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

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
書曰

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

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惑失行災惑南方
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正月三日至乎九
則災惑逆行也見天文志
日三少卦也九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
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三公上應
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
台陞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西
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
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
天之台階下與
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

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

節高峻貌也節三公之位人所高巖也赫赫
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
共瞻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

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斛曰

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
劉攽曰注四斗為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
為鍾也
當作十
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

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

皆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

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列郡列郡有失豈得

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不慢事愈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顛對曰臣聞明主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

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

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

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

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

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

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條便宜七事具

如狀對謂上章也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

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

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
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
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入君
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
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
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
服避舍釋更徭之浦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
文慘毒之教以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人
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
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雖則不寧而時
雨自降左傳僖公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
六月雨

影響敏疾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白也陽嘉二

日加申日在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

皆徵也不有天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願

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

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

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替鄭玄注云陽者天子

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

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
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
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
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替從今且至明日由

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沚息矣景雲天子也一日慶雲孝經後仲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青沚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

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

實清濁為貌易統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

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

也於世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

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統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

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

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

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

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

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

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

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
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
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
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
門也○劉放曰案文戊當今春當旱夏必有
作戊注云戊亥之間是也
永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
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
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
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
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

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

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絺袍革舄木器無文

前書曰孝文帝身衣七絺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

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

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

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

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

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

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災

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盛可
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能與理國家也日可
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
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
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

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後星庶子也熒

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

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

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

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

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而出入軒轅繞還

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

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以子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

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

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窈容

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以理人倫以

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

積官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

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

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

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

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

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

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

日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

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係大

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辰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罰北極亦

為大辰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

所以字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

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

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昂畢之間趙魏之分也

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

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宜告諸郡使敬授入

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

回選賢能以鎮撫之

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

司

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

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

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

戚建井旗

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

火宿也鳥隼日旗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

引白氣之異

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

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

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
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
司各各考事也考劾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
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特考問延多所
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頌
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
以備後災凡諸考察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
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
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

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
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
絕川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
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特
出而白虹以甲乙日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
見明責在司徒也時劉崎爲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
興議異人同咨咨差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
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
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
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

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注當

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記歷樞曰九推其數皆從亥之中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記歷樞曰

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

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

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

雄雌秘歷今值困之凡九十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

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

命遂志不丟其道

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

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

於酒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危謂順帝為太子

時廢為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

已應然猶恐祚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臣以為戍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

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當劓

者答三百當左右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

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

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
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
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
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
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
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
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
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

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

柔遵其行今

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今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神春

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園圍去桎梏止欬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

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

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

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

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措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

輒參之掾屬也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

憲也○劉放曰案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卓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百

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

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精變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

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赤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

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

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

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故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唐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

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

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禪禹與稷契咎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

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

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

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灾害屢臻四國

未寧四方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

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語論

色斯舉矣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

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

醅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則皆懷歸歎澤

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入

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

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

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欽猶廢也翼奉

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

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

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

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王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

復言明於變異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

入朝曰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

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善人為國三年乃立
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
殺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
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
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
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
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
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
間氣為臣官商為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
佐秀氣為人

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

次昔顏子十八天卞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

為仁一日克己復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

禮天下歸仁焉若還瓊徵固任齊人

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

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

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入廢言謹復條

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

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

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

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

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

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

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

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

掠之聲夫天之應入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

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

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

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

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何天戒之

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

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

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

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

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

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特訓曰春分之日玄鳥

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為地震為雷雷在

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雷者所

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

而潤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

故經曰

雷以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卦文

王者崇寬大順春

今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

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

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老子之文也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

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

璇璣動作

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

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

雷以冬鳴則歲飢也

陛下

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

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

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

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

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

為重華故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

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日攝提一日重華也

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

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

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

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

劉敞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

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

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

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

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
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
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
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
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
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
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

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
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
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
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
光曜此顯也時恭陵百丈文明此天災非人之無災仍有光曜不絕
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
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

誠宜廣被恩澤貸贖元先昔堯遭九年之水

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

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測

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

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

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即中辭

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嘉陽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

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

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

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

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

為禮所殺白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

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

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

失皇子灾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

疏曰臣聞皇天譴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
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
之壽為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
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
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
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
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今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於占

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
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天官書曰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竊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
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
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
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

光人聲正誼

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齊驚譟

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

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

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奸邪

其所誅翦皆合人望

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

郡有豪彊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

到官收其魁帥殺之兩藏主人悉坐伏誅桓

帝徵諸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

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

羨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瓚與

功曹岑暱捕子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瓚

詣廷尉下獄死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

瓚音質瓚音晉

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

時太尉陳蕃司

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

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

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

族滅梁冀冠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

聖朝特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與李雲同日死也

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

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求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
以重入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
避請讞之煩爾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
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
神冤結無所歸訴滿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
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太叔文
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
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
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

慶青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詩國風序曰螽斯右

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蛇蟠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蛇蟠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

白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

也表崧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

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

王以為符瑞

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

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

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也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授鄭空曰今

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

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

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

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官闕

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

死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

州平鄉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

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隨地死黃山宮

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

然沉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

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

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

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秦

諸侯會宋公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

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

傍舍誅之因燔其石○劉敞曰注取石傍舍

誅之案史記作石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

旁居人舍字誤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不有大喪必

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

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

年濟陰東郡濟北清也

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大五岳

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

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

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

人厲彼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劉放曰注何以異象文當云何異爾臣前上琅

邪言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

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

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

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

復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維音汝林反臣雖至賤誠願

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

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

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

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

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恐下宜

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瓚成瑁虧陳罪辟追

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

蝕星鬪比年日蝕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蝕九年三

朔日蝕月辛卯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官崇所獻

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

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頌帝不行故

國胤不興太平經與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

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

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

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

也天師曰善哉予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

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

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

其特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

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

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

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
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
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
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
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
非正道神為生虛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

後漢書

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坐於其

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

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

睢日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義女也獻

沉酒于酒事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

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哀公七日

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

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

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

主是葉公午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

見新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

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

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

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今乃反處常

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又聞宮中

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

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隆但聲轉耳並

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

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

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

入夷狄始為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

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後漢書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

盼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穢耳其守一如

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媼女豔婦極天下之麗

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知黃老乎書

上即召詔尚書問狀○劉放曰案摺曰臣聞

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

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

稍見任至於頌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

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然

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

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

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閩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

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

者趙談參

摺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

律違背經藝假摺星宿偽託神靈謂上千吉

神書也

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
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
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
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
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
宋自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
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宮崇金琅邪人
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
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
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廼丹青之
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

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
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
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
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樓下諸將賓客三分
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
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毋請之毋
謂策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
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
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神頭鼓琴焚香讀
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
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其言以
勿復費紙筆也即催勅之懸首於市

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

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
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
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
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

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
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
用之所向也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
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
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
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
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
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
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

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
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
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序

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顯微不至蕪竟飛書清

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冥由

政滛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張 卓 王 整 叟 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

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

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開辟大司空府三

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

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

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舊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

附更始素聞後漢書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
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今數納忠
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
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
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猜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
亦見後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特
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後整勒士馬設攻
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
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

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

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

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

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後到郡

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亥雅反襄城召

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後降悉遣歸附農因

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

吳等黨與聞後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

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

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
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
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伋前在并列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
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
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
謀於長
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
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

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

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劉放日案
文多一當字

上文問者何云當此
下文著當字無理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

為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

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以部并尚有盧

芳之傲傲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伋於其事故

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

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劉放日
案隨字至

隋時方去 暹作 遂謀督芳降及芳乃亡入

隋今此宜作隨 匈奴及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

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

及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

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

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

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

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

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

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

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

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 復使之

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

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剪滅拜成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

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

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

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音排

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繳水以鼓之也排當作囊古字通用也用力少

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由郡

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

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退溝渠九十數處故

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

無勞不安又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曰陛下亮成天土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

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

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

謂西與北也陵虛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

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囊弓也囊韜也音高詩

日載囊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

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為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

傳文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備也

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讐之師讐擊也湯武

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

帥和睦士卒鳥藻言其和睦歡險如今若使

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勵壘軍壁士

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

曰羽林郎秩比二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

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士不讎其

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

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

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棄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

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

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

為郡功曹也書曰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

外空乏之間超授大恩收養不稱劉放日

義合作牧養二漢通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今

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

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

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
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
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
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
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
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
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

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
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
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
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
威傾隣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
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

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
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
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
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

至獨不憐公子述邪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
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
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
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
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
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
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事有煩而不可省
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
死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
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
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
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傳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
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
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
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
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臧長八年賜爵關内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
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布日四合
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
百族為主朝市也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

時而市販夫販婦為生今既每居縣者不盈

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

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

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

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敞曰案文益當在上

徒字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

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

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

山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減吏民及羌胡

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

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

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

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

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

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

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人

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

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
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
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
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
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
斷甄善疾非也甄明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
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第奇游學洛
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
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

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備今之

張堪傳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
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
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
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
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
千匹詣大司馬吳漢武公孫述在道追拜蜀

郡太守時漢軍食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
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
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
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
脩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
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
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
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
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
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

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
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
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
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
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
掌握也
謂珠玉之類也
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
良以歎息良猶
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
郡故城在今

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傳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國章帝更名漢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裒成良閒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

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

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中漢葭萌

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眾

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

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明竟詣

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

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

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

罪案 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
驗之 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
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
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
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
曰君困危脅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
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
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
坐楚主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

往牧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
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
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
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
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資也帝怒
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裒大司
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臣之
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貫赦也由是
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

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入○日

案文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

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

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用酒藪火營中星列炬交

縛如十字藪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

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

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麟籍死者千餘人麟籍也籍相籍也由此不敢復向

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道

各得法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

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

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厲范乃毀削先

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袴作協韻音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

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然

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

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綠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人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

信音若夫高祖之召藥布

藥布梁人為人所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曰：「釋布，拜為都尉也。」

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

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

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藥布

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傳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

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今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

東阿縣東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

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

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

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

刺

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

玉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

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

意以死守之也

阿曲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

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

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

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負

復拜魯相政存

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

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入勞於求賢逸於

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在

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
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
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
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
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列奏堂在任無警免歸
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
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
有治聲

蘇章傳

族孫不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

時為右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

也名相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

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為奉車都尉

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

劉歆曰案竇固自為奉

車都尉蘇然但從之且為當作從

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

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坐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蘓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列

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章

不章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接黃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

京師而讓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
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惡不
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議見殺不韋載喪
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
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屍解見寇榮傳乃藏母於
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
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
諸陵閉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
寺北垣下說文云廩芻藁藏音工外及垣墻也不韋與親從兄

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
遂得傍達嵩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
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
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
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
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
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
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
擲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

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蕪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惟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

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若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得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緝病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

後
此處當

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
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
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
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
段熲為揚球所誅，天下以為蕪氏之報焉。

羊續傳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
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

時為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
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
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
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
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
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
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廬江郡屬
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
黨輩，原為平民也。一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

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
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
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
後乃准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
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列刺史王
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
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百姓歡服時
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

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

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

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

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巾襜顧勅祕曰

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

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

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騶騎士也其

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

往

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縵故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贈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所賻錢賜續家云府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

再遷為京兆尹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

縣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士多珍產明璣翠羽

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

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鳥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瑇瑁雅曰瑇瑁形似龜出西海

巨延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

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

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

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

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

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

所民不聊生自活

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李

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
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
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
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即時
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
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列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
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
風解印綬去唯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
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
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
父襄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

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
在邊垂舊制今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
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
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
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
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
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
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

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

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
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

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

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

惆悵悼心失圖丈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徹者通也言

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豚

灾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發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

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
取之蠲蟲子也公羊傳冬蠲生此言蠲生何
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宜哀公增賦而孔
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
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
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奎民物以
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謂秦始皇鑄銅人
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
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
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
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
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
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
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
孫尚為郎中馱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
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
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
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
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

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
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
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危死者將
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
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
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
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
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堂任良肱謂委任功
蜀在西南故云得朋也

薄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蕪勁烈羊賈廉能李寧拒策城

隕衡朝軺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後漢列傳第二十一

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